

华东周刊

EAST CHINA WEEKLY

A1 人物 Profile 第08期 总第008期 2019年10月14日 星期一 主编:马晓才 执行主编:李洁 责编:董国荣 美编:楼燕红 新闻热线:0571-85068763 战略合作: 杭商传媒®

李洁/文



潘石屹/摄

刘胜军： 一个经济学家的 改革梦

对刘胜军而言，
笔耕不辍、奔波不止的幸福感在于，
自己对于经济改革、经济发展的思想能表达、被认同，
并且，社会因此有了一些改变。

2019年9月16日夜晚10点，《杭商半月谈》第六期直播现场，在两个多小时的分享后，没有一人提前离开。尖锐的、激烈的、热切的问题接二连三抛到台上。

“贸易战会不会影响中国科技企业赴美上市？”“出口企业目前海外生存形式严峻，国内环境压力重重，如何重新定位再出发？”“贸易战会走到何种程度，对股权投资会带来什么影响？”……

台上的分享嘉宾是著名经济学家、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。这一天，他从上海赶到杭州，接受了《华东周刊》专访，在连续10个小时的工作交流后，他依旧思路清晰，剖析着源源不断的问题。

“现在大家不要盲目追逐机会，要多一些冷静，多一些耐心。大仲马说过一句话，‘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可以归结为两个词，等待和希望’。不能太着急，中国的经济现在还没有触底，中国的很多方向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等待。”有时候他需要给出建议，有时候他需要给出宽慰。作为有着20多年研究经验的经济学家，他的观点，常常被解读为时局的一种方向。

用经济学的视角阐述这个世界，他的波澜不惊，睿智与远见，都能在漫长的过往中找到根由——随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命运在激荡其间。

少年求学，1992年沐浴着邓小平南巡的春风，步入中国人民大学，或许这是他与改革结缘的开始。那一年同时考入人民大学的还有刘强东。大学毕业后，到上海读研究生，2001年博士毕业，10年里，他所学的专业都与金融有关。

在30岁奋力奔跑。从2002年起任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，这是他最长的一段工作经历。在此期间，他结识并受益于三位大师：“吴市场”吴敬琏先生，金融权威人士吴晓灵，以批判性思维著称的许小年。他们3人的理念和视野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逐渐地，他把研究焦点聚焦于经济改革。采访中，吴敬琏的名字，他提到了41次。

四十而不惑，那是属于刘胜军的黄金年代。2013年，他出版了代表性作品《下一个十年：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改革梦》；2014年7月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，并作了题为《经济改革与转型发展》的专题发言。荣誉与邀约接踵而来；曾荣获《商业周刊》(中文版)2012年度人物、《新京报》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者、胡润2016中国新金融行业年度风云人物。

再之后，人到中年，生命趋于平和。他依旧健谈，表达欲强，但尖锐的棱角已经收起。

如今，他与外界对话的渠道，演讲是其一，写作是其二。他用“写作者”形容当下的自己——抛开晦涩难懂的理论研究，用贴近普罗大众的语言说经济。“亚当斯密经济学”是他刚开2个月的公众微信号，短短60天里，已经发布了原创文章38篇。其中的多数文章与中美贸易战有关。

正如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的卷首语所言，“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，那么，经济学就不会是无益的”。世事变迁，曾经那个青年经济学家的改革梦，刘胜军始终没有淡忘。

对刘胜军而言，笔耕不辍、奔波不止的幸福感在于，自己对于经济改革、经济发展的思想能表达、被认同，并且，社会因此有了一些改变。

以下是刘胜军的口述：

▲生命中的偶然性

现在回头想，人生确实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，和自己预料的完全不一样。

我出生在山东菏泽，可能吧，血脉中流淌着梁山好汉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的精神。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对中国农村比较了解，农村那种艰苦，印象非常深刻。

一直特别瘦弱，瘦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学毕业还不到50公斤。但还是要去地里干农活，烈日寒冬都经历过。觉得中国的农民确实不容易，在农业税改革之前，还有很重的税费负担。所以一直对改变农村现状有特别的焦虑，对经济学有了强烈的兴趣，就想着，怎样才能发展好经济呢？

199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，学的是农业经济，是被调剂的，我的第一选择是金融。刚开始，对农业不是完全没有兴趣，但之后发现，上课学的是种植学、畜牧学，太技术了。所以我开始关注其他的领域。

还是回到了金融。1992年邓小平南巡，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，对中央银行体系、金融宏观调控体系、金融组织体系、金融市场体系和外汇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。从1992年到1996年，中国金融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，整个市场化体系不断走向完善，刚好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。

学生嘛，每天都会关注社会的发展。整天泡在图书馆，也买各种各样金融类的书。到处蹭别人的课，人大的讲座比较活跃，我听了不少。那时的学习非常有收获。

199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人民币汇率并轨。当时在学校里，最受关注的教授是讲汇率、讲外汇的。最难考的专业是国际金融，一定要加“国际”两个字才会受欢迎。那一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，总部在上海。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，这是一个国家战略。

我对上海充满了向往，读研究生就从北京到了上海。这段读书经历让我决定要一辈子做金融。很多研究生的同学是在职的，和他们交流，我会做一些投资，做一些兼职，边学习边了解市场运作，直到2001年博士毕业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博士毕业会选择去金融机构、基金公司，还有一个选择是证券交易所。深交所有一个博士后工作站，在金融学的博士圈里很热门，几十个人里挑一个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结果录取了。

去了之后发现，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因为当时深交所提出搞创业板，证监会也同意了，但前提是主板不再发行新的股票，就是全面筹备创业板。结果一停就是十年。那也是深圳低迷的时期，互联网泡沫破灭，华为正经历寒冬，腾讯也才刚刚成立。那个时候，深圳的创新力量完全没有起来，金融又撑不住，整个城市非常迷茫。

几个月后，我毅然回了上海。如果没有这个决定，我大概率会继续留在深交所。运气好的话，读完博士后，能够在深交所谋取一个工作，甚至做一个部门负责人。

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。原因有两个。第一是因为我喜欢表达，在机构里会觉得压抑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决定，我就会错过去中欧商学院，不会认识吴敬琏这样一些大师，这个缘分就没有了。

▲与高手在一起

从2002年到2017年，我任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，这是我最长的一段工作经历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有幸结识并受益于三位大师，他们的理念和视野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2002年到中欧，那个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EMBA，还是小众群体。说了可能不相信，在2002年之前，中欧的学位国务院都不认可。最近这10多年，EMBA在中国爆炸式发展，成了一个社会现象。如果企业家没有读过EMBA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太落伍了。

在中欧收获很多。起初的工作内容是做案例研究。因为我在传统大学学习，没有接触过案例教学法，到了中欧我才了解什么是案例，去了哈佛商学院培训。哈佛认为，商业管理的知识和其他学科不一样，最终要转化为商业实践。如果光讲理论，对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从中欧毕业，起码要读100个案例。

那些年我写了几十篇案例。通过写案例，能够微观地剖析一个企业，是难能可贵的机会。其中的一些案例转化成出版物，供其他学校交流学习。

在中欧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读了EMBA，对企业家来说读EMBA是自然而然的，对我来说是意外，因为在那里工作，才有了读书的想法。以前我只懂金融，学习之后我可以站在企业家的角度看问题。当然不是说读完书就可以当一个企业家了，但至少知道他们的需求，能够更理解他们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一些经济学领域的大师。在中欧工作的15年，有三位“高手”引领了我的研究方向乃至学术理念：经济学泰斗吴敬琏、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，另外一位就是许小年。我写的文章大多数都隐约可见他们思想的影子。

我经常说，一个人最快的成长是和高手在一起。不一定是你的导师，有时候和他们一起调研，一起吃饭闲聊，都会有很大的收获。这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理，就像学乐器，有世界级大师给你点拨一下，水平肯定不一样，比自己埋头苦练要强。我觉得学经济学也是这样，和他们接触之后，看问题的角度会和过去不同，像是茅塞顿开。

▶▶▶ [下转 A2]